

暴雨经过煤场时

王熙尧

陕北的夏天，黄土地上升腾起火辣辣的热浪，燥热的风吹在脸上，带着灼人的滚烫。这个远离都市，坐落在毛乌素沙漠的物流园，在太阳底下仿佛是一块巨大的铁板烧。铁皮屋顶、水泥地面，还有那些来回穿梭、轰鸣声声的钢铁巨兽，全都吸饱了能量，不停歇地向四周喷吐着热浪。

我站在棚外，看到刺眼阳光下的煤棚里一片昏暗。煤山黑沉沉地堆叠着，透过棚顶倾泻下来的阳光，映照在煤堆之上，光影里飞舞着细细密密的煤灰。这几天，煤灰如影随形，落在我的肩上、发梢和眉眼上，惹得我不停打喷嚏。进进出出的煤车驶过，煤灰便腾起飞向空中，日头越毒它便越浓重，和着汗水很快将我戏弄成了“花脸猫”，黏腻的感觉令我坐立不

天竺葵与时光

武飞

心灵手巧的奶奶是个养花专家，家里的院子和窗台盛开着各种美丽的鲜花，特别是窗台上的天竺葵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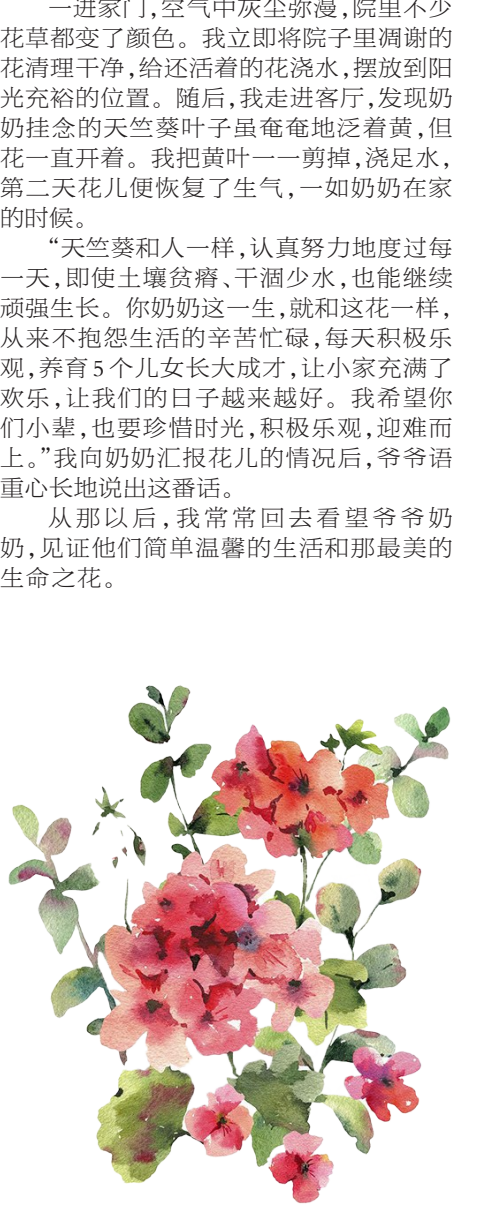
奶奶也是十多年前开始养花的，那时候爷爷下台阶摔了一跤，椎骨骨折，在医院治疗半个月后回家静养。刚回家时，爷爷睡眠不好，为了避免依赖药物，奶奶便开始寻找一些秘方。她听人说，天竺葵可清洁空气，镇静安神，便在室内摆放了一些。爷爷告诉奶奶，这花味道清新，花朵又很鲜艳，自从养了它，家里蚊子少了，睡觉也踏实了不少。听爷爷这么说，奶奶对“有功”的天竺葵也格外上心，两人经常一起浇水，一起静静期待新叶长出，看花朵挂满枝头。

说来也巧，天竺葵的花语是“偶然的相遇，幸福就在你身边”，这和爷爷奶奶的经历也相似。爷爷奶奶年轻时感情很好，他们只见过三次面就定下了亲事，虽说当时提倡婚姻大事自己做主，但双方父母的意见依然举足轻重。奶奶讲，初次见爷爷的时候，觉得他干活麻利，待人有礼，想着长辈的眼光肯定错不了，后来便答应了这门亲事。爷爷小时候读过书，算个文化人，奶奶则是家庭妇女，他们婚后的共同语言不算丰富，也没有共同爱好，生活简单平淡，感情和谐甜蜜。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三秦大地，企业如雨春笋般涌现，爷爷有文化，为人正直，便被附近的砖厂聘请，开始了忙碌的工作生活。奶奶便承担起照顾一大家人的重担，无论爷爷回家多晚，小巷里都有一盏等待归家的灯，吃完饭两人一起收拾家务。平日里的劳累没有让他们争吵或者埋怨，反而成为生活中的佐料，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味道。

前些年，奶奶突然昏倒，送到医院检查后是脑血管严重堵塞。随后奶奶做了手术，我们一大家人都在医院照顾她。

有一天，奶奶突然问爷爷：“我感觉好多了，让孩子们都忙自己的事去吧。家里是不是好久没人收拾了？花要浇水，特别是窗台上的天竺葵，我回去了还要看呢。”爷爷握住奶奶的手说：“花开得一如从前，你放心。”跟奶奶说完话，就给我打电话，叮嘱我赶快回家看看天竺葵。

一进门，空气中灰尘弥漫，院里不少花草都变了颜色。我立即将院子里凋谢的花清理干净，给还活着的花浇水，摆放到阳光充裕的位置。随后，我走进客厅，发现奶奶挂念的天竺葵叶子虽奄奄地泛着黄，但花一直开着。我把黄叶一一剪掉，浇足水，第二天花儿便恢复了生气，一如奶奶在家的时



安，内心焦急地期盼一场大雨。

陕北的天，真像娃娃的脸。方才还灼烧着大地的骄阳，不知何时竟被奔涌而来的黑云吞噬。风率先从遥远的沟壑里扑来，裹挟着土腥和热气，呼啸着扫过煤场上空。紧接着，电闪雷鸣划破黑压压的天幕，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。击打着铁皮屋顶的声音震耳欲聋，瞬间连成一片轰鸣的水幕。我赶紧打电话汇报突发状况，眼前瞬间一片模糊，只听到风声和雨声交织成一片。

风雨如晦，煤场却并未停息。有人顶着风，扯着嗓子用陕北方言朝外喊。一辆辆满载煤炭的重卡，引擎在雨中低沉地咆哮，车轮碾过积水处，激起浑浊的泥浪。雨利器在挡风玻璃上疯狂摆动，却总也刮不尽混合着煤灰的水

平凡人生

我爱在河边寻找隐藏在石滩中有灵性、有神韵的石头。

夏日，洛河畔游玩的人很多，看自然风景，吹清凉河风，享受惬意生活。

我专心寻石。前几天刚涨过大水，河滩上冲积了无数的大小石头。偌大的河滩上多彩的石头堆积，河水流向河床中心，石头被洪水冲到了河滩边。午后的斜阳照在洛河上，波光粼粼。捡石的人不光有我，也有好几位爱石人在河滩上下寻觅。洛河石硬度适中，造型奇特，深受爱石人的喜爱。

捡石需要耐心，一块巴掌大椭圆形的石头被我看中，通体暖黄色，清晰的墨色图案令人叫绝。我为这块有图案的石头起名“河边柳”。粗壮的树身挺立在河边，枝繁叶茂，绿荫婆娑。在炽热的阳光下，一身翠绿的装扮仿佛优雅地舞动身姿，频频向路人招手。它的根系深深扎于洛河边的土壤中，吸收地下的营养，孕育着自然顽强的生命力。它以高大挺拔的树干，站立在河边，如同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正在我欣赏顽石时，平日爱捡小石头的孙女也放下网竿，高兴地喊我：“爷爷，我捡到了一块可爱的小石头。”她边给我看边联想说：“爷爷，这一块小石头，可做滑滑梯。滑呀滑，好玩得很。”我接过孙女手中



为老党员发放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，是一次意义非凡的经历。当他们接过纪念章的那一刻，我看到的不仅是一枚纪念章，更是老党员们半个世纪的坚守。他们中有人曾在

流。司机们不得不将身体前倾，目光穿透雨帘，死死盯住前方模糊的路。煤棚里，工人在煤堆与车辆间呼喊着，雨水混着煤灰，顺着他们的安全帽檐淌下，在脸上冲出泥痕。

雨势渐停，水洼倒映着变得清透的湛蓝天空。煤堆被雨水冲刷过，显露出深沉的墨色，空气里那层灰黑的雾霭竟被涤荡一空，留下清凉而略带铁锈和湿煤味的气息。湿漉漉的工作人员走出煤棚，身上的水渍还在滴落着，看着彼此的狼狈模样相视大笑，粗犷的陕北方言里，夹杂着疲惫后的轻松与戏谑。

经过两年大漠过关风雨的历练，我已不再是那个见风想躲、见雨就跑的少年。我擦掉脸上的泥水，看着在煤泥里跋涉过的车辆，看着刚刚经历了风雨冲刷的身影在阳光下晃动。

捡石之乐

任文

的小石头，掌心大的淡黄色石头，手感滑润。老伴说：“多像一把斧头。”孙女纠正：“奶奶，这不是斧头，是滑滑梯。”爱玩滑滑梯的孙女，捡这块小石头，意在此。

捡石之乐，让我想起诸多捡石的趣事。犹记二十多年前我去青岛烟台出差时，曾带回一块“烟台石”。那天，我随同事在参加教学研讨会的间隙，专程去海边赏景。烟台临海，风景优美。第一次看到大海，我心潮澎湃。尤其让我流连忘返的是退潮后，五彩缤纷的海边石头，不由让人蹲下身去捡，光滑、多彩，大多是圆圆的鹅卵石，令人爱不释手。我挑选了几块带着海水味道的鹅卵石，从不远万里的海边带回我的书房，置于博古架上，贴上标签“烟台鹅卵石”。闲暇时，把玩几块被海水浸泡的石头，闻一闻海的味道，心头涌起遥远的思念……

今年年初，我在儿子家住了几个月，恰逢“五一”小长假，儿子开车带我去看了柞水的几处风景区，颇有收获。牛背梁风景区有一条乾佑河，我在河滩边既看风景，又捡到了一块乾佑河石，虽无奇特的花纹图案，却是形状怪异的顽石。椭圆形的石头，青色的质地，满布小麻点的白色雪花，好似“雪浪石”。这一块黑白相间、带有小麻点的光滑顽石，不知经过多少次石头间的碰撞、水花的冲击磨砺，才形



成如此的圆滑玉润。我把它置于书架上，美其名曰：“乾佑河雪浪石”。

闲暇，欣赏博古架上大大小小的石头，或颜色漂亮，或坚硬通灵，或圆润拙朴，或纹路特别，让人赏心悦目。每一块石头都有独一无二之自然之美。这些出自不同地域的石头，都是我几十年来外出游玩得到的宝贝。远有南京的“雨花石”，苏州的“太湖石”，北京的“燕山石”，河南洛阳的“牡丹石”，陕西壶口的“黄河石”，近有家乡的“洛河石”，都是我的挚爱。

其实，一块石头，就是一首诗、一幅画、一个故事。捡石之乐，就在寻觅和发现的过程中。爱石赏石，“石”来运转。

胸前的纪念章

刘晓侠

田间地头带领群众脱贫，有人在车间班组钻研技术，有人默默守护社区邻里……50年的党龄，是用岁月写就的忠诚，是把“为人民服务”融入日常的点滴。和他们握手时，掌心仿佛藏着有温度的时代故事，让我对“初心”有了更具象的理解。

为老党员们戴上纪念章，是一次跨越时光的“接力”。他们眼神里的激动和自豪格外动人。有位老党员说：“是党让咱过上了好日子，我这一生，值了！”简单的话语里，是历经风雨仍坚定的信仰。他们用一辈子证明，共产党员的“光荣”不在于轰轰烈烈，而在于平凡岗位上的不离不弃。这种力量像一粒种子，也种进了现场每一个人的心里，提醒我们把这份坚守延续下去。

这场仪式很短，但留在心里的感动却很长。老党员们用忠诚告诉我们：共产党员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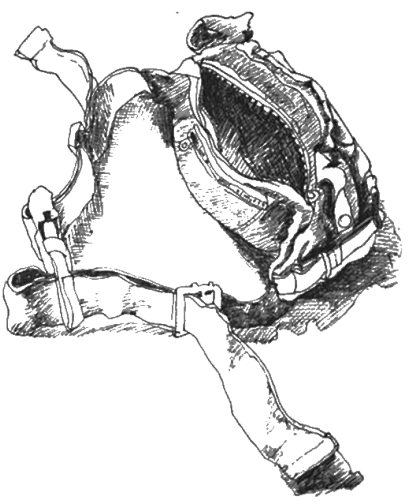
“光荣”是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。而我们，唯有以他们为榜样，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奋斗，才不负这份“光荣”，不负胸前的党员徽章。

记得社区有位张爷爷，总爱讲他年轻时带着村民修水渠的故事。寒冬腊月跳进冰水里堵漏洞，手上的冻疮年年复发，却说：“水渠通了，庄稼能活，值！”还有位李奶奶，一辈子在村小学教书，退休后还义务辅导留守儿童，她说：“党教我要为人民服务，在哪儿服务都一样。”

我作为一名退休办的党支部书记，日常工作就是与老同志打交道。今天这场仪式让我更深刻感受到：老党员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，更是精神的传承者。看着他们胸前的纪念章，忽然明白，我们不仅要记住他们的故事，更要接住他们递来的接力棒——把“对党忠诚”刻进骨子里，把“为民服务”落到实地上。

褪色的斜挎包

冯堂飞



“他总怕你们回来缺啥。”连箱木里要放的硬币，他都早早用红布包好，还有平常不太联系的几个姊妹，他都拎着东西挨家挨户走了一圈。原来他什么都想到了，就是没想到自己走得这么快。

再回老家，哪里都是他的影子。老房子里用了几十年的洗脸架，院坝的水泥地，门前的枇杷树、樱桃树、小竹林，还有用水用电时，耳边又响起他“抠门”的念叨：“电不要钱吗？屋里没人灯还不关？”恍惚间，他好像就坐在

晚饭后，去附近公园散步，遇见一个游客把喝完的矿泉水瓶递给拾空瓶的老人，我顺口问道：“生意咋样？”老人边往蛇皮袋子里装着空瓶，边指着脚下半袋子的空瓶说：“不行，现在人多手稠。前几年，一会能拾一袋子，这两年不行，一下午才拾这么多。”我匆匆走过，没有停留，却不由得想起我家关于空瓶的事。

母亲不认识字，一个人看不了电视，不会看书玩手机。上了年纪后，有人专门给她做家务做饭，她除了吃饭睡觉，在家里便待不住。先前出门后，只是闲转，这儿看看那儿转转，时间便打发过去。谁知哪天，她发现空塑料瓶子可以卖钱，实践过几次后，便一发不可收拾。

先是不允许我扔自家的。之前我家的空瓶，都是先扔到家里的垃圾桶里，然后再扔出去。拆完快递的盒子也一样，先放在垃圾桶旁，晚饭后收拾完厨房，再统一扔了。垃圾不过夜，是我一直坚持下来的好习惯。可是，自从母亲不让扔后，我左右为难。扔吧，似乎把她的话当耳边风，有不听话不孝顺老人的嫌疑；不扔吧，老感觉家里乱得很。有段时间，扔不扔空瓶，都成了我的心病。最后，我想出了两个全其美的办法，先把这些空瓶、纸板整理好，放在阳台上，等母亲来了拿走，这样，虽然增加了我的劳动量，但还可以忍受。

后来，有朋友发来视频，是母亲正在小区捡空瓶。我问母亲，她说：“散步时看见了，顺便捡的，只是捡路边的，没翻垃圾桶。”我和她理论：“刚开始只是不让扔自家的，现在又捡上外面的了。”她为自己辩解：“没什么事，走路也是干走，捡瓶子就当锻炼呢。咱家瓶子少，都不够卖。”“锻炼就好好锻炼，为什么非要捡瓶子呢？”我嘴上嘟囔着。

有一段时间，家里人多，产生的空瓶也多，想起母亲弯腰捡空瓶的情景，我把空瓶拾拢好，准备拿给她，让她去卖。我想，这样有可能减少她外出捡瓶子的念头。可是老公不同意，说这是支持她继续捡瓶子。为此，我们还引发了一场道德和逻辑的讨论。

暑假带孙子回去看母亲，我和孙子打乒乓球时，球被孙子打进了垃圾桶。我看了看垃圾桶里泛着恶臭，便去附近商店买，留下孙子和母亲，以及一直照看母亲的表妹。我返回时，只看见孙子和表妹，我问：“母亲哪去了？”表妹缄默不语，孙子接话说：“太奶回家送瓶子去了。”原来，在我买球的时候，母亲非要在垃圾桶里找乒乓球，找着找着竟发现了几个空瓶。她如获至宝，又怕被我说，便趁我没回来时，赶紧捡了拿回去。她在房外的窗台下用木板又围了一块地，专门放她拾的这些宝贝。

我和孙子继续打球，母亲若无其事地回来了，我没有拆穿她。我也想通了，她已85岁，随她吧。只是，她不缺吃喝，却给本来就人多手稠的拾瓶子大军又增加了不必要的一手。

下次再见

刘笑阳



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”7月的新疆，并没有夏天来临的感觉。历经5个小时，从飞机落地开始，这里的一切都带给我好的情绪。

进入奥依塔克冰川的路途上，随处可见牦牛恣意地啃食着草根，野生土拨鼠立在石头后面好奇地瞪着我们。远处的雪山空灵而清幽，夜幕落下后，我们烤着炉火聊着天。夜深了，闭上眼睛听到山风呼呼、流水潺潺，第一次无限接近大自然，体验着无电无网的纯粹生活。

凌晨4点，我们在一片寂静中向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出发，一路只有前车尾灯忽明忽暗。巍峨的群山身披灰色，与无边的黑夜区分开来，虽看不见具体的轮廓，却能感受到它一直都在。头顶的星在闪烁，打开车窗，风凉是微暖的。途经慕士塔格峰已是早上10点，放眼望去，无边的雪地与蓝天相接，人显得那么渺小，但一切好像都没那么重要了。

次日，我们前往塔沙古道去杏花村观景。一路驰骋，两山夹河道，苍凉的大山，碧蓝的河水、凌乱而有特色的怪石，形成独特的高原美景。同行的朋友说，这是一场心灵的旅程。遗憾的是杏花时节已过，但何其幸运，我们遇到了塔吉克人的婚礼。在主人的热情招待下，我们与当地人一同围坐在炕沿上，品成奶茶，吃甜果子。不同的地域、不同的语言，却表达着同样的敬意，洋溢着同样的幸福，娇羞的新娘满眼是对美好新生活的憧憬。

回程那天，我和朋友专程绕道去了盘龙古道。在“今日走过了人生的弯路，从此人生全是坦途”的地标前合影留念。路虽远，行则将至，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无数次看到的场景，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，弯弯曲曲的道路一路延伸向前，奔向未来。

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离开的时候总是伤感的。在高原的日日夜夜，就像后视镜中远去的群山，一帧帧在自己的世界里闪现，被我抓住揉成团，扔在了高原的荒野。

回头望，我看到了那个一脸轻松的自己。下次，我们再见！